江左凤凰：陈维崧和吴兆骞

| 邓君曙 文 |

明末清初，在江南文人圈内，出过两位著名才子：宜兴高塍亳村人陈维崧（1625—1682，字其年，号迦陵），苏州吴江人吴兆骞（1631—1684，字汉槎，号季子）。

两人都出生于官宦之家、书香门第，都是文思峻拔，尤其是诗歌词赋的创作禀赋为常人所不可企及。

明清易代，两位才子命运相似，从鲜衣怒马的豪阔少年、江南名士到落难饥驱的漂泊游子、边塞羁客，可谓起落悬殊、际遇坎坷。

陈氏家道中落，生计维艰，陈维崧无奈离家，开始长达20年之久的漂泊生活。吴兆骞则在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乡试中举后，本可赴京会试，不料被诬，卷入了“南闱科场案”，押京入狱受审，取消举人资格，杖责四十板，家产籍没入官，流放宁古塔23年。

文士的风骨和才情，使他们不畏磨难，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笔杆。最终，陈维崧成了清词中兴的主要推动者之一，也成了阳羡词派的领袖；吴兆骞则成为清初著名的边塞诗人，写赋高手，他流放宁古塔时所作的《长白山赋》，成为历朝历代赞颂长白山的最美诗文。

1

陈维崧年长吴兆骞6岁。顺治六年（1649），18岁的吴兆骞加入了当时江南有名的文社——慎交社。所谓文社，就是文人们自发组织的社团，兴起于明末，延续至清初，是文人们以文会友，展示才华的平台。

慎交社中文人荟萃、名流众多，徐乾学、徐文元、汪琬、叶舒颖、陈维崧、魏耕、顾贞观等都在其中。年轻的吴兆骞才华出众，秉性狂放，在社内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。而陈维崧的性格年轻时也一度狂放傲物、风流浪漫，年长后转而矜持、不喜张扬。顺治十年（1653）三月三日，慎交社与另一文社——同声社在苏州虎丘举行所谓“十郡大会”，约有近千人与会，江左一带的名流大腕几乎都到场了。会上，推吴伟业（1609—1672，字骏公，号梅村。江苏太仓人）为盟主。吴兆骞分得诗题，摇笔先成，又与吴伟业即席唱和。陈维崧同彭师度（1624—?，字古晋，华亭即今上海松江人）即席赋《上巳篇》。期间，吴伟业誉其两人与吴兆骞为“江左三凤凰”。

顺治二年，清军大举南下，江南士民纷纷奋起抗击。扬州、嘉定、江阴等地发生了清军屠城事件。

江南一些大户也遭到来自民变的冲击，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在亳村家中，就遭太湖强盗绑架。不久，陈家又因反清案的牵连，陈贞慧和陈维嵋（维崧的大弟）被逮到镇江入狱……陈贞慧亡故后，陈维崧刚办完丧事，不得不离家逃生。第二年，其幼弟（四弟）14岁的陈宗石入赘到河南商丘侯方域（1618—1654，字朝宗，号雪苑）家为婿，兄弟离散，使陈维崧倍觉难过。从顺治十五年冬到康熙四年春，陈维崧在如皋冒襄（1611—1695，字辟疆，和陈贞慧等为著名的“复社四公子”）家的水绘园度过了八个年头。期间，陈维崧参加了几次新朝的科考，但屡试不第。

顺治十八年秋，陈维崧有幸结识了王士禛（1634—1711，字子真，号阮亭，山东桓台人，顺治十二年进士，十六年任扬州推官）、孙枝蔚、孙默等一大批爱好填词的朋友。王与陈认识时只有28岁，小陈近10岁但作词的实力和影响却比陈维崧大得多。扬州为当时词学中心，如皋离扬州不远，故陈维崧几乎每年至少必到扬州一次，与王士禛酬唱赠答。陈维崧早年兴趣在诗，但在王士禛等扬州词派朋友们的影响下，开始奋力词场，成就了陈维崧在清词史上的地位。

陈维崧

吴兆骞

宴游唱和、词友集会虽可借以消愁，但陈维崧的内心其实十分痛苦，他追忆前尘梦影，感叹人世沧桑剧变。他思念自己的弟妹，也怀念流放在宁古塔的吴兆骞。

2

陈维崧离开如皋后，又继续在商丘、北京、中州、江南等地漂流。从此他和吴兆骞天涯相隔，过着衣食无着的落魄生活。

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清廷统治渐趋稳定，为显偃武修文之意，颁旨开博学鸿词科试。要求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、各省督抚布按，凡有学行兼优、文辞卓异之人，不论已仕未仕，各据所知，进行举荐。朝廷还出台了优惠政策：令给应征诸子酌量给予衣食，使免受冻馁。户部议定在京现任官员外，其馀应征者一律月给银三两，米三斗。在顺治十三年，陈维崧在吴越一带流离时所结识的朋友宋德宜（1626—1687，字右之，号蓼天，苏州人。顺治五年中江南乡试，顺治十二年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），举荐了陈维崧。

康熙十七年初秋，陈维崧经山东北上，抵京后下榻宋德宜斋中。这是陈维崧第二次到北京，相比十年前的仓皇落泊，求告无果，简直是天壤之别了。

因为经过了太多的失败，陈维崧对应征这次博学鸿词科试仍颇不自信。但为了摆脱生活上的困境，也为了给已经衰落的陈家挽回一点脸面，他还是参加了康熙十八年三月一日在体仁阁举行的考试，当日应试者134人。四月一日榜发，取中者50人，陈维崧以一等第10名中选，授检讨，任《明史》纂修官。从此开始了人生中最后的四年史馆生活。

3

陈维崧这次提前来京后，曾和各地前来应征的士子一起唱酬、结交。其间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词坛巨子纳兰性德（1654—1685，字容若，原名纳兰成德，因避讳太子保成而改名纳兰性德，其父明珠是康熙初期的权相）的交往。

陈维崧赋《贺新凉·赠成容若》一首（《迦陵词全集》卷二十八），是两人的定交之作。在私下交谈时，陈维崧恳托容若帮助营救吴兆骞。陈维崧还写信告诉了吴兆骞，并称“自己正在与纳兰和顾贞观合编《今词集》”，足见此时与纳兰的来往已很密切。

纳兰对吴兆骞的情况当然清楚，他不久前也读到了吴的《长白山赋》，并告诉陈维崧“康熙帝读后非常赞赏很受感动，还向身边的人询问了吴兆骞的情况”。之所以没有开恩，有各种猜测，其中不排除“南闱科场案”背后有党争，有人从中作梗；也不排除因案子是顺治帝定的，聪明的康熙帝不会轻易去染手。

吴兆骞到宁古塔的第四个年头，他的妻子葛采真安顿好两个女儿，也按律来到宁古塔，并带来一些资斧和二三婢仆。一年后，妻子为他生了一个男孩，取小名苏还（取苏武还乡及早归苏州之意）。驻守宁古塔的将军巴海，素来仰慕汉文化，对吴兆骞特别尊敬，还聘他到衙门当书记，生活上给予了不少帮助和方便……这些情况容若都详细告诉了陈维崧，并透露了康熙六年（1667）停止的认工（交钱赎罪，可提前释放），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又将恢复。让陈维崧感到莫大欣慰。最早向纳兰提出营救吴兆骞的，还有顾贞观（1637—1714，字华峰，号梁汾。无锡人。尝馆于太傅明珠家，与其子纳兰性德善）。

4

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九月，吴兆骞在纳兰性德、徐乾学、宋德宜、顾贞观、陈维崧等众多在京友人的资助下，终于凑足了赎归的两千金，自宁古塔戍所放归返京。十一月到达京师，与亲友见面时，执手痛哭，真如再生。

当日，徐乾学为其设宴洗尘，并有诗相贺。陈维崧有和作一首：《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》（湖海楼诗集卷八）：

当时彩笔撼江关，数子声名天地间。

讵料文章遭贝锦，偏教冰雪炼朱颜。

廿年苦语三更尽，万里流人一夕还。

不信蛾眉真见赎，感恩我亦泪潺湲。

后吴兆骞馆于京师大学士明珠家，为纳兰容若弟纳兰揆叙授读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初，吴兆骞回吴江老家省亲。不久，吴兆骞卧疴累月。期间，在友人资助下筑屋三间，命名为“归来草堂”。 转年三月返京，于康熙二十三年旧历十月十八日（公元1684年11月24日）病逝，时年54岁。第二年，其子吴振臣扶柩南归，经京杭大运河行至南行北归的分路处天津时，灵船突然无故翻沉落水，虽棺椁无恙，然遗物却落水过半。因此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吴兆骞诗词文赋，也就仅存《秋笳集》八卷和《归来草堂尺牍》了。吴兆骞一生著述颇丰，而保存下来的仅十之二三，多为写于塞外的诗文。

5

现再回过头来说说进入史局的陈维崧吧。陈维崧以野服布衣乍入朝堂，不但举手投足很不适应，而且言语行动触处皆误。对他来说，不论是少年时期养成的豪情逸气，还是成年以后长期漂泊中所形成的不羁性格，都与官场上的趋奉、权诈和机变格格不入。在早朝时，还不时受到八旗禁卫军的戏弄和侮辱，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。

在史局四年，同官多有升迁，陈维崧尽管十分用心，却得不到任何机会。他内心发过“一官便是牛马走，万事真输种瓜叟”的牢骚，但又有什么用呢？陈维崧在史局的失意，其实与他不懂世故圆滑，不善邀宠献媚有很大关系。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六日，他的夫人储氏在宜兴病故。消息到第二年二月才传到北京。陈维崧得讯后痛不欲生。储氏17岁嫁到陈家，一共伴他度过了39年的人生旅程，同时也陪他历尽了生活的艰难。入清后，陈维崧大部分时间在外漂荡，家中全赖储氏一人操持。储氏先后生过三女一男，但活下来的只有长女一个，后嫁万家。然而命运不济，这唯一的骨肉在康熙十六年春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，年仅36岁。康熙十年陈维崧已47岁仍无子嗣，后在朋友的撮合下在商丘娶妾。女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狮儿，希望他能像一头小狮子一样壮实可爱，健康活泼。但希望又一次破灭，年仅3周岁的狮儿突然于康熙十五年秋天夭亡……想到这里，陈维崧万念俱灰，对亡妻更是充满了愧疚、痛悔。

让他魂萦梦绕的是阳羡的山山水水，是故人的沧桑往事。“斯人只合长丘壑，何日真能变姓名？”这是康熙二十年初秋，陈维崧在小病中的感叹，他已预感到自己没有机会去变姓名于家乡的丘壑之间了。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（公元1682年6月12日），陈维崧病逝于北京宣武门外租居的一间旧屋内，时年58岁。其身后极为萧条，全靠当年的座师冯溥、友人宋德宜等出资共助“含殓治丧”，并由友人徐乾学等议立其侄陈履端为嗣，使扶柩南下，归葬阳羡。

七年后，经陈宗石的努力，包括诗、词、文三种文体在内的《陈迦陵文集》相继刻成问世，这是陈维崧全集的最早刊本。